

传世名著百部

之

曲品
人间词话

蓝天出版社

郭超
夏于全

主编

传世名著百部

文学与文艺理论名著·第四十四卷

(全 100 部 64 卷)

蓝天出版社

第四十四卷目录

传世名著百部之《曲品》

●名著通览	(3)
●全 文	(11)
曲品卷上	东海郁蓝生撰琅琊方诸生阅(11)
曲品卷下	东海郁蓝生撰琅琊方诸生阅(22)
神品一	(23)
神品二	(23)
妙品一	(24)
妙品二	(24)
妙品三	(24)
妙品四	(25)
妙品五	(25)
妙品六	(25)
妙品七	(26)
能品一	(26)
能品二	(26)
能品三	(27)
能品四	(27)

能品五	(27)
能品六	(28)
能品七	(28)
能品八	(28)
能品九	(29)
能品十	(29)
能品十一	(29)
具品一	(29)
具品二	(30)
具品三	(30)
具品四	(30)
具品五	(31)
具品六	(31)
具品七	(31)
具品八	(32)
具品九	(32)
沈宁庵所著传奇十七本	(32)
汤海若所著传奇五本	(35)
陆天池所著传奇二本	(36)
张灵墟所著传奇七本	(36)
梁伯龙所著传奇一本	(38)
郑虚舟所著传奇二本	(38)
梅禹金所著传奇一本	(39)
卜大荒所著传奇二本	(39)
叶桐柏所著传奇五本	(40)
单槎仙所著传奇一本	(41)
屠赤水所著传奇三本	(42)

汪昌朝所著传奇十四本	(42)
龙朱陵所著传奇一本	(45)
郑豹先所著传奇三本	(45)
陈荃卿所著传奇四本	(45)
余韋云所著传奇二本	(46)
冯耳犹所著传奇一本	(47)
爽鹄文孙所著传奇二本	(47)
阳初子所作传奇一本	(47)
戴金蟾所著传奇二本	(48)
车杞斋所著传奇二本	(48)
顾懋仁所著传奇一本	(49)
顾懋俭所著传奇一本	(49)
祝金粟所著传奇一本	(49)
文赤城所著传奇一本	(50)
濮草堂所著传奇一本	(50)
苏汉英所著传奇一本	(50)
沈涅川所著传奇四本	(51)
黄伯羽所著传奇一本	(51)
陆无从所著传奇一本	(52)
谢海门所著传奇一本	(52)
秦华峰所著传奇一本	(52)
谢九紫所著传奇一本	(52)
陈禺阳所著传奇二本	(53)
陈太乙所著传奇二本	(53)
张屏山所著传奇一本	(53)
许时泉所著传奇一本	(54)
钱海屋所著传奇一本	(54)

章金庭所著传奇一本	(54)
高瑞南所作传奇二本	(55)
朱濂滨所著传奇一本	(55)
程叔子所著传奇二本	(55)
全无垢所著传奇一本	(56)
吴叔华所著传奇一本	(56)
陈济之所著传奇一本	(56)
杨新吾所著传奇一本	(57)
张午山所著传奇一本	(57)
庚生子所著传奇一本	(57)
卢鹤江所著传奇一本	(57)
两宜居士所著传奇一本	(58)
汤宾阳所著传奇一本	(58)
秋阁居士所著传奇一本	(58)
王剑池所著传奇一本	(59)
王伯贞所著传奇一本	(59)
端平川所著传奇一本	(59)
鹿阳外史所著传奇一本	(59)
朱永怀所著传奇一本	(60)
吴图南所著传奇一本	(60)
吴长孺所著传奇二本	(60)
张同谷所著传奇一本	(61)
王玉峰所著传奇一本	(61)
杨爽白所著传奇二本	(61)
黄说仲所作传奇一本	(62)
心一子所作传奇一本	(62)
顾怀琳所作传奇一本	(62)

涵阳子所作传奇一本	(63)
泰华山人所作传奇一本	(63)
月榭主人所著传奇一本	(63)
陆江楼所作传奇一本	(64)
李玉田所作传奇一本	(64)
杨星水所作传奇一本	(64)
张濬滨所作传奇一本	(65)
赵心云所作传奇二本	(65)
邹胜门所著传奇一本	(65)
汪宗姬所作传奇一本	(66)
沈希福所作传奇一本	(66)
冯易亭所作传奇一本	(66)
谢思山所作传奇二本	(66)
黄廷俸所作传奇一本	(67)
胡全庵所著传奇三本	(67)
邱瑞梧所作传奇一本	(68)
龙渠翁所作传奇一本	(68)
朱春霖所著传奇一本	(68)
金怀玉所作传奇九本	(68)
曲品补遗	(72)
叶宪祖桐柏,余姚人续撰传奇一本	(72)
陈宗鼎吴郡人所著传奇一本	(73)
陆士璘华甫,秣陵人所著传奇一本	(73)
王洙杏坛,钱塘人所著传奇一本	(73)
泰华山人云间人所著传奇一本	(74)
烟霞子隐求甫,东吴人所著传奇一本	(74)
马湘兰金陵妓所著传奇一本	(74)

黄惟楫说仲,赤诚人续著传奇一本	(75)
狄玄集玉峰,鹿城人所著传奇二本	(75)
天南逸史姑苏人所著传奇一本	(75)
纪红川句容人所著传奇一本	(76)

传世名著百部之《人间词话》

●名著通览	(79)
●全文	(87)
●名著评点	(130)

传世名著百部之

曲品

名著通览

明代是中国古典戏曲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期。由于从元末开始戏曲声腔的发展已呈北曲南词诸腔并陈的趋势，同时由于元代后期杂剧中心的南移，南北戏曲得到了广泛的交流。进入明代以后，戏曲队伍发生了变化，杂剧和南戏从形式到内容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的趋势是北曲杂剧逐渐衰落，南曲戏文逐渐兴盛，到嘉靖万历年间，北杂剧日薄西山，走入衰落的低谷，以南曲为骨干，兼采北曲的新的戏曲体制——传奇形成，并且出现了名作纷呈，诸腔竞奏，戏曲大家辈出的繁荣景象。正如吕天成所说“博观传奇，近时为盛。大江左右，骚雅沸腾；吴浙之间，风流掩映”。

由于作家和艺人的共同努力，明代戏曲舞台上的各种艺术手段日臻完善，趋于浑成，虚实结合的舞台方法日渐成熟，奠定了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坚实基础。同时戏曲本身的发展，必然要求人们从理论上加以探讨研究，进行总结。明代的戏曲理论与批评十分活跃，随着吕天成《曲品》和王骥德《曲律》的问世，有中国特色的戏剧学也随之初具梗概。这两部作品也被称为明代论曲作品中的“双璧”。

吕天成（1580—1618年）字勤之，号棘津，别署郁蓝生，竹癖居士，浙江余姚人。明代万历年间的著名戏曲家。吕天成是一位出生于官宦世家的翩翩公子，他之所以嗜好曲学，离

不开家庭和亲友的影响：曾祖吕本位至宰相，武英殿大学士；祖父吕兑官至中书舍人、礼部精膳司主事；祖母孙鏤亦是礼部尚书之女，不仅能写诗，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好储书，于古今戏剧、靡不购存，故勤之泛滥极博”（《曲律》卷四），在祖母的陶冶下，吕天成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对戏曲产生浓厚的兴趣，一生辛勤购存收藏戏曲作品不辍；父亲吕胤昌举进士、官至宣城司理、吏部主事和河南参议，亦是嗜书成癖，并对戏曲颇有研究，同张凤翼、汪道昆、屠隆、梅鼎祚等戏曲大家交往甚密，吕天成的初期创作就明显地受到他们的影响。而对吕天成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外舅祖孙矿和表伯父孙如法。孙矿官至兵部尚书，他喜欢词曲，与徐渭、沈璟交往很好，尤工戏曲音韵之学，对传奇创作也有独到见解；孙如法秉承孙矿家学，颇得其妙，与沈璟交好，帮助沈氏改正过传奇的韵句。同时吕天成又是沈璟的弟子，又同叶宪祖、卜世臣、王骥德等戏曲创作和理论大家交游甚厚，《曲品》正是在这一背景和大的时代环境中孕育并产生的。这些饱学的亲友为吕天成对曲学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曲品》是一部品评明代传奇作家和作品的专著。据该书自序讲，初稿完成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然惟于各传奇下著评，语意不尽，亦多未当。寻弃之”。当时吕天成对这部作品并不满意，因此初稿完成后将其搁在了一边。事隔8年，由于著名曲学家王骥德的怂恿，吕天成又重操旧作，并逐一加以更正，于是我们今天所见的《曲品》就问世了。他在《自序》中说“仿钟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画品》例，各著论评，析为上下二卷，上卷品作旧传奇及新传奇者，下卷品各传奇。其未考姓氏者，且以传奇附；其不入格者，不录。”所谓“作旧传奇者”指元末至明初南戏和传奇

的作者；“作新传奇者”指嘉靖、万历间诸作者。全书共收录明代天启以前的传奇和散曲作家150人、作品名目190多种。凡是嘉靖以前的作者和作品分为“神”、“妙”、“能”、“具”四品；以后的作者作品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分上、中、下三等。对重要作家作品加以简单的评述。

吕天成的《曲品》深受其舅祖孙钊的曲艺理论的影响，他在《曲品》卷下说：“我舅祖孙司马公谓予曰：‘凡南戏，第一要事佳；第二要关目好；第三要般出来好；第四要按宫调、协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晓；第六要词采；第七要善敷衍，淡处做得浓，闲处做得热闹；第八要脚色分得匀妥；第九要脱套；第十要合世情、关风化。按此十要衡传奇，靡不当矣’”。这十要从剧本取材、情节安排、词采、音律、表演和教化等方面，对传奇的创作和演出发表了极为精辟的见解。吕天成遵循这一教导，把它作为品评传奇的标准，但在具体运用中，又有所侧重，有所发挥，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戏曲观，这可以归纳为：

一、事奇而真，合乎情理。

《曲品》中类似：

杜丽娘事，果奇（《还魂记》评语）

董永事，奇（《通仙记》评语）

周孝侯除三害事，甚奇（《蛟虎记》评语）

此杨伯雍种玉事，甚奇。（《蓝田记》评语）

这类评语比比皆是。之所以要求故事情节的奇，主要在于戏曲的取材和结构深受史传文学、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和宋元话本的影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故事性强，情节曲折生动；同时戏曲要适应舞台演出的需要，只有情节曲折生动，才便于安排结构、揭示矛盾冲突，刻画人物性格；再

次从观众的欣赏习惯看，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有利于吸引观众、娱乐观众，达到“寓教于戏”的目的。因而吕天成在品评前人作品时是很看重一个奇字的。

但是，吕天成看重奇，并不忽视真。如果因为奇而失去真，那么观众是不会买你的帐的。他评论顾大典的《义乳记》说：“真事、故奇”，奇是建立在真的基础上的，离开了真字，奇就变得虚无了。只有真和奇的有机结合，才能使故事情节既生动曲折、摇曳多姿，又真实可信、合情合理，吸引观众、让观众叹服。因而吕天成对那些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总是加以肯定和赞赏，评《琵琶记》说：“布景写情，色色逼真”，赞赏张凤翼的《祝发记》为“境趣凄楚逼真”。相反，那些违背生活真实的作品则遭到吕天成的痛加针砭，他批评顾怀琳的《佩印记》说：“朱买臣史传本是极好的传奇，此作近俚，且插入霍山，时代亦舛谬”。

在要求真实的前下，吕天成提倡借虚构以达到奇的效果，他认为传奇“可以有意架虚，不必与事实合”，没有虚构、就无所谓戏曲，如评《双环记》：“今增出妇翁及夫婿，串插可观，此是传奇法”。所谓传奇法亦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虚构；评《霞笺记》：“死者生之，分者合之”，对历史事实稍加改动，但这并不违反真实。由此可见吕天成对利用传奇法这一虚构手法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吕天成又主张虚构应该在一定法度内进行，这个法度就是“情”字，即合乎情理，虚构的人物和情节既不能违背生活的逻辑、也不能脱离剧情和人物性格的发展和需要。由于无名氏的《合镜记》违背了生活的逻辑，将一齣很好的悲剧改为大团圆结局，遭到吕天成的批判，被说成是“作越公女，反觉不情”。

吕天成提倡戏曲故事情节奇而真、合乎情理，实际上已

经很深刻地触及了现代文艺理论中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如何有机统一的问题，这是《曲品》一书中非常可贵的地方。

二、删繁就简，重点突出：

《曲品》对戏曲剧本的艺术结构非常重视，吕天成关于结构的论述虽然不如王骥德《曲律》中论述的那样全面和透彻，但他注意联系舞台演出的实际，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例如，他认为汪廷讷的《三祝记》“搢事甚侈，而词富足，若演行，亦须一删”；他批评汤显祖的《紫箫记》“太曼衍”，不适合在场上搬演，“留此供清唱可耳”。他对传奇结构要求：（一）删繁就简，因为戏曲要搬上舞台，诉诸观众的视听，所以特别忌讳繁缛。吕天成强调传奇的结构要严谨、紧凑、简洁恰当。他称赞无名氏的《赤松记》“如许事而遣词不繁，亦得简法”；他对梁伯龙的《浣沙记》既肯定“罗织富丽，局面甚大”，又指出“第恨不能谨严，事迹多，必当一删”。这些评价都是非常中肯的。他本人的作品也非常简练。（二）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吕天成在《曲品》上卷，谈到杂剧和传奇的区别时指出：“杂剧但摭一事颠末，其境促；传奇备述一人始终，其味长”。因此，安排人物和事件时要主次分明，重点突出。为了突出主要人物和事件，他强调一些重要场面、关键性的情节，不能马虎草率，要着重描写。如评《红拂记》：“私奔处未见激昂，吾友擲园生补北词一套，遂无憾”。至于那些与表现主题思想和揭示人物性格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情节，以及游离于情节以外的人物，他主张删去，如张午山的《双烈记》演韩世忠和梁红玉抗金故事，他批道“前段梁国之母作梗，近套，亦无味，必当删去”；他称赞沈璟的《义侠记》：“激烈悲壮，具有英雄气色”，同时又批评它在人物安排上的不合理：“武松有妻，似赘；叶子盈添出，无关紧要；西

门庆亦欠斗杀”。(三)曲折巧妙，前呼后应。戏曲作为一种视听艺术，是在矛盾冲突中穿插情节，刻画人物，因此情节更需要曲折巧妙，引人入胜。吕天成推崇汪廷讷的《彩舟记》，演江生和吴女，“舟中私合事，曲写有趣”。沈璟的《结发记》，他认为“情节曲折、便觉一新”；沈璟的《双珠记》的结构，他认为“串合最巧”；他尤其推崇《琵琶记》巧妙而自然的结果，说他“其词高绝处，在布景写情，色色逼真。串插甚合局段，苦乐相错，具见体裁”。吕天成强调情节和情节之间，要前后照应，合情合理，如叶宪祖的《鸾镜记》，剧中两次出现杜羔妻寄诗给丈夫的情节，吕天成认为“必作羔醉眠青楼之状，而后其妻‘醉眠何处’之句，猜来有情耳”。唐代进士题名后，可以遍阅诸妓，故前面安排杜羔醉眠青楼的情节，是符合当时情况的，只有这样，后面赵氏“醉眠何处”之诗，才“猜来有情”，有的放矢，前后呼应，合情合理。

三、本色当行，雅俗共赏

“本色”，“当行”在元明之际有多种解说，但吕天成觉得各家的解说并未将“本色”、“当行”解释清楚透彻：“第当行之手不多遇，本色之议未讲明”因此，他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当行兼论作法，本色只指填词。当行不在组织句法学问，此中自有关节局段，一毫增损不得，若组织，正以害当行。本色不在摹剿家常语言，此中别有机神情趣，一毫妆点不来；若摹剿，正以蚀本色。今人不能融会此旨，传奇之派，遂判为二：一则工藻绩以拟当行，一则袭朴淡以充本色。甲鄙乙为寡文，此嗤彼为丧质，而不知果属当行，则句调必多本色矣；果具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矣。今人窃其似相敌也，而吾则两收之。即不当行，其华可擷；即不本色，其质可风”（《曲

品》上卷)

“本色”和“当行”虽然都是关于戏曲语言的概念，但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因而戏曲创作既不能以“本色”代替“当行”，也不能以“当行”代替“本色”，要两者兼而有之。既要符合戏曲创作的作法、关目、情节等方面的要求，还要显出天然本色，无雕琢痕迹，这样才能给观众以艺术美享受。

四、贵于创新，忌在落套

明代的剧坛，因袭落套的现象非常严重，吕天成对这种不良倾向非常厌恶，强调传奇创作贵在创新，一再要求戏曲创作要“事佳”、“事奇”。他认为只有新颖别致的作品才能吸引观众、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局境颇新”、“情景曲折，便觉一新”；而模仿抄袭的东西庸浅粗俗，他评论《玉鱼记》时说：“此记著意铺叙，甚长。但前半部模仿《琵琶记》，近套，可厌”；评论《合钗记》时说：“内《游月宫》一折，全抄《彩毫记》，可笑”。

吕天成不仅重视作品的创新，反对落套，而且对于那些勇于突破陈规，另辟蹊径的作家给予充分肯定。特别是他对汤显祖的态度值得后人敬佩。汤显祖和沈璟是代表两种不同创作风格的作家，汤显祖崇尚“才情”，而沈璟则注重“声韵”，两派各不相让。尽管吕天成是沈璟的弟子，但他并不持门户之见，在《曲品》中将两位都评为“上之上”，二人的作品都被评为“上上品”，对他们作了极高的评价：“予谓二公譬如狂、狷，天壤间有此两项人物。不有光禄、词型弗新，不有奉常、词髓孰扶？”他认为应该取长补短，互相结合：“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